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七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蔡邕

四

日蝕上書

四年正月朔日體微傷羣臣服赤幘赴宮門之中無救乃各罷歸天有大異隱而不宣求御過是已事之甚者續漢五行志六嘉平二年日蝕注補引蔡邕上

邕上

被收時上書自陳

光和元年都官從事張惣昌辛卯詔書收邕送雒陽詔獄考吏

張

靜謂惣曰省君章云欲仇怨未有所施法令無曰此詔書又刊章家姓名不得對相指斥考事君學多所見古今如此豈一事乎答曰曉是吏遂飲章爲文書後漢蔡邕傳
注引邕集

議郎龔士臣邕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月十三日臣被尚書

召問臣從大鴻臚劉邵前爲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邵爲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爲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陵侍御史胡母班邵不爲用致怨之狀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臣患死罪臺所問臣三事其遠者六年近者三歲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陳姻家臣叔父衛尉質及邑豈敢屬邵申助私黨如臣父子誠有怨恨故中傷邵邵勢所當因臺問具陳臣恨狀所緣不能受臣爲覆藏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召臣對與邵參驗臣得召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祕館文學所著列于御前姓名貌狀簡乎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召災異詔書褒諭責臣喻旨謗臣使言臣實愚陋唯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患遂譏切公卿內及寵近臣實區區欲召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爲陛下延康寧之計而已預知所言者當必怨臣陛下不念忠言密對多所指刺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

不字衍

怪豈不負盡忠之吏哉每有災異詔書輒令百官各上封事欲自
改政息謹除內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反被陷破之禍今羣
臣皆杜口結舌臣爲戒誰敢復爲陛下盡忠者乎臣季父質連
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聞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
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
一身前無立男得呂盡節王室託名忠臣死有餘榮然防陛下于
此不復聞至言矣臣已愚亢招致禍患自臣職耳臣對問時質爲
下郡相不聞臣謀今者橫見逮及使質恨呂衰老白首隨臣擢沒
并內坑塉目快言事厭副其言誠冤誠痛陛下仁篤之心必不忍
此思之未至耳臣一入牢檻當爲筆楚所迫趣目飲章辭情何緣
復達臣死期垂至冒昧自陳乞身當奉戮免質不并坐則臣死之
日更生之年也唯陛下加餐爲萬姓自愛臣邕死罪本集後漢
蔡邕傳

和熹鄧后諡議

孝和鄧皇后崩羣臣謀謚于是尚書陳忠上言曰爲鄉黨敍孔子威儀俯仰無所遺形管記君王纖微大小無不舉是呂德著圖籍名垂于後伏唯大行皇后規乾則坤兼包日月厥初作合允有休烈貫魚之次加于小勝中饋之敍昭于帷帳遭家不造三元之辰孝殤幼冲國祚中絕海內紛然羣臣累息加呂洪流爲災札荒爲害西戎蠢動武威侵侮并涼猾夏作寇振驚勃碣家有採薇之思人懷殿屎之聲皇太后參圖考表求人之瘼度越平原建立聖主垂疇咨之間遵六事之求勞謙克躬菲薄爲務是呂尚官損服衣不粲英簪人徹羞膳不過擇黃門闕樂魚龍不作織室絕伎纂組不經尚方抑巧雕鏤不爲離宮罕幸儲峙不施遐方斷籠侏離不貢罷出宮妾免遣宗室沒入者六百餘人已紓鬱滯奉率舊禮交饗祖廟已展孝子承歡之敬蠲憲法六千餘事已順漢氏三百之期經戮乖舛恐史闕文命眾儒考校東觀閣學博士一缺廣推十

人何有伐檀茅茹不拔曠舉方直顯擢孝子遵忠孝之紀啟大臣
喪親之哀疾貧吏受取爲姦糾增舊科之罰惡長吏虛偽進退錮
之十年追世祖功臣國士或有斷絕封植遺苗昌奉其祀爵高廟
諸國盾子昌紹三王之後事不稽古不昌爲政政不惠和不圖于
策猶不自專傳謀遠賢允求厥中刑之所加不阿近國賞之所及
不遺側陋終朝反側明發不寢徒昌百姓爲憂不昌天下爲樂聖
誠著于禁闈而德教被于萬國故自昏墊昌迄康又擢入千石昌
至數十叛虜降集賊竄邊垂胡輩去塞永元之世昌爲遺誅今畏
服威靈稽類卽斃微外絕國慕義重譯求獻其琛史官咸賀請作
主頌術而不聽郡國咸上瑞應寢而不宣允恭挹損密勿在勤遭
疾不像垂念臣子御輦在殿顧命羣司流恩布澤大赦天下有始
有卒同符先聖昔書契所載虞帝二妃夏后塗山高陽有莘姬氏
任母徒昌正身率內思媚周京爲高未有如大行皇后勤精勞思

篤繼國之祚正三元之衡康百六之會消無妄之運者也功德巍
巍誠不可及漢世后氏書抄作母氏無謚至于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

後轉因帝號加之曰德高下優劣混而爲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
行受小名之制謚法有功安人曰嘉帝后一體禮亦宜同大行皇
太后宜謚爲和熹皇后上稽典訓之正下協先帝之稱本集後漢

曹皇后紀

朱公叔謚議

淮河蔡邕集又略見

九堂書抄九十四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季珪等議所謚云宜曰忠文
子陳留蔡邕議曰昔在聖人之制謚也將曰勸善彰惡俾民興行
賢愚臧否依事從實雖文武之美靈厲之穢罔不具存自王公已
降至于列國大夫皆用配號傳于無窮秦已世言謚而黜其事漢
興古來惟天子與五等之爵然後有之公卿大臣其禮闈焉歷世
彌久莫之或修益州府君貫綜典術萃山舊章始興諸儒考禮定

議加陳留府君呂益州之謚是後覽之者亦無間焉今子曾纂襲前業不忘遺則孝既至矣禮實宜之謹覽陳生之議思忠文之意參之羣學稽之謚法夫萬類莫貴乎人百行莫羨乎忠故夏后氏正臣人統教臣忠德然則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猶有三焉孔子曰進思盡忠又曰臣事君曰忠奉上之忠也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勿誨乎謀誨之忠也春秋左氏傳曰小大之獄必曰情情忠之屬也又曰上思利人曰忠撫下之忠也三者人之則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沒身忠言不輟乎口忠謀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危行言如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諫文章具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導出自一心疑不我聽者果有躡覆不測之禍謀誨忠矣爰牧冀州時值凶荒勞心苦思勤恤度事誅斃貪暴糾戢貴黨雖則強禦當官能行夫豈淫刑將有利也發墓盜柩議而不罪夫豈漏姦察呂情也撫下忠矣位在牧伯職據

李文公
公叔文
皆成子下

納言秉權食祿實有年數而居無畜好財貨不益攜食布衾概謂之精麗昔魯季孫行父卒宰庄家器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而謚曰文子春秋外傳曰忠文之實也然則文忠之彰也忠臣爲實文臣彰之事通議合兩名一致是貞儉之稱文也邾子躉條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公曰民苟利矣孤亦與焉于是遷而遂卒謚曰文公是危身利民之稱文也衛大夫孔圉謚曰文子子貢疑焉惟敏而好學不耻下問仲尼與之是勤學好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屢召忤違陪臣深患苟除民害死生已之前後三黜一罹疾廢于身危矣兼包六典命世作師猶復宗事趙叟示有攸尊能下問矣有一于此猶可已稱況乃忠兼三義文備三德于古志不悖而謚法亦曰宜矣本議曰忠文子按古之已子配謚者魯之季文孟懿子衛之孫文公叔文皆諸侯之臣也至于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竝故曰公

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又曰王子虎卒。左傳曰王叔支公卒而同盟禮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稱其禮與同盟諸侯敵體故也。又禮緣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之人稱之皆然。是呂邾子許男稱公呂葬春秋之正義也。呂例言之則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呂臣子之辭言之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今曰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諡之稱也。春秋曰孔父子曰伯某父亡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天子諸侯咸用優賢禮同順平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于公父之中擇一處焉斯不得稱子而已。

本集後漢朱穆傳
注引袁山松書

答丞相可齋議

月日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馮方殿殺指揮

使于尚書西祠可齋不得無不宜具對議郎臣蔡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案禮上帝之祠無所爲廢齋者所㠯致齋不敢渙散其意宮室至大指使至微不在齋潔之處元和詔禮無免齋宜㠯自潔靜交神明本無嫌閒祠室又寬可齋無疑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夫齊恭㠯奉明祀文王所㠯懷福無有不宜

臣邕臣敏愚慄死罪

本集又略見宋書禮志一

麻數議

嘉平四年

三月九日百官會府公殿下東南校尉南面侍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面戶曹令史當坐中而讀詔書公議蔡邕前坐侍中西北近公卿與光晃相難問是非焉

續漢律賦志中注引

蔡邕集

參光晃謂
馮光陳晃御覽作馮先

議郎蔡邕議已爲麻數精微去聖人遠得失更迭術數無常是㠯漢興承秦麻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一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麻

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用清河李梵之言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呂庚申爲非甲寅爲是案麻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麻元也他元雖不明于圖識各自一家之術皆當有效于當時昔太初始用丁丑之後有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呂非漢麻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卒呂疏闕連見劾奏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識之元而有效于前者也及用四分呂來考之行度密于太初是又新元有效于今者也故延光元年中謁者薦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用命麻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呂算追而求之取合于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異今術之不能上通于古亦猶古術之不能下通于今也由此言之有文于識無驗于今未必爲是有驗于今無文于識未必爲非元命苞乾鑿度皆呂爲開闢至獲麟二

百七十六萬歲及命麻序積獲麟至漢起庚子蔀之二十三歲竟
己酉戊子及丁卯蔀六十九歲合爲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歲在
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已上上極開闢則不在庚申識
雖無文其數見存而光晃已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
八百八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轉差少一百一十四歲云
當滿足則上達乾鑿度元命苞中使獲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
不及命麻序獲麟漢相去四蔀年數與奏記譜注不相應當今麻
正月癸亥朔光晃已爲乙丑朔乙丑之與癸亥無題勒欵識可與
眾共別者須已弦望晦朔光魄虧滿可得而見者考其符驗而光
晃庶已考靈曜爲本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
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已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于考靈曜
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造望儀已追天度遠有驗于圖書近有效
于三光可已易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但言圖

識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
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在斗二
十二度而麻呂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
目折獄斷大刑于氣已近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目遵
于堯目順孔聖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麻庚申元之詔也深引河
洛圖識呂爲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構而光晃呂爲固意造妄
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麻象日月星辰舜叶時月正
日湯武革命治麻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水遭旱戒目蠻夷猾夏
寇賊姦宄而光晃呂爲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
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
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區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
造欺語之愆至于改朔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亶誦之議
不用元和詔書文衛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續漢律麻志中
宋書麻志一御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督驛傳事發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七十一終

全後漢文卷七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蔡邕

五

難夏育請伐鮮卑議

文選鮑昭東武吟
注引此題作上書

熹平六年夏護烏桓校尉商上言鮮卑仍犯諸郡自春已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冬春足已埽滅時故護羌校尉田晏已他事論刑被原私畱京師因尚書行賄通謀中常侍王甫求爲將甫建議當出師與育并力詔書遂用爲破鮮卑中郎將使匈奴中郎將南單于已下與育晏三道竝出時朝廷大臣多已爲不便召公卿百官會議議郎蔡邕已爲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蠻荆漢有衛霍闢頽瀚海竇憲燕然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自漢興已來匈奴常

爲邊患而未聞鮮卑之事。昔謀臣竭精武夫僇力而所見常異。其設不戰之計。守禦之固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孝武皇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伐百越。北討強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僥。兵出數十年。開帑藏。空竭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酷榷之利。設告緝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鋏鉞而竝出。然後僅得盜息。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昌世宗神武將率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而猶種眾新盛。自匈奴北遁已來。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彌地千里。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昌關塞不嚴。禁綱多漏。精金良鐵。出者莫察。皆爲賊。有漢民逋逃爲其謀主。兵利馬疾。過于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經營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欲昌一年之期。專勝必克。育

晏才策未必過頗鮮卑種眾又不弱于西羌乃欲張設近期誘戲朝廷三罕不成必迫于害禍結兵連不得中休轉運糧餉不可勝給天無豐歲官殫兒財民人流移于四方不能還其駭骨自此時興議橫發一發不已必至再三諸夏之內弱者伏尸強者作寇邊陲之患手足之疥瘡也中國之困猶背之癰疽也其不可二也宵云自春呂來三十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劫掠人財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坼吏調政密尚不能禁況此醜虜羣類抵冒心不受仁膽不畏威而可使斷無盜竊昔者高祖乃忍平城之恥呂后甘棄慢書之咎方之于今何者爲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呂別外內異殊俗也其外則分之夷狄其內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慎奉所遺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蛇狡寇計爭往來之數哉乃欲越幕踰域度塞出攻得地不可耕農得民不可冠帶破之不可殄盡而本朝必爲之旰食四海必

爲之焦枯其不可四也夫煎盡府帑之畜，已恣輕事之人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敢。眾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是其不可五也案育一戰所獲不如所失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已逆執事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育欲已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袁宏紀作射乾沒已要功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化不行則欲伐之狐疑避難則守爲長宜通乎時變且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變夷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遙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已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也夫嶃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尙猶棄之況已鄣塞之外未嘗爲民

居者乎臣愚曰爲宜止攻伐之計令諸營甲士循行塞垣屯守衝要已堅牢不動爲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寒之論嚴允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臣邕愚憲議不足采臣邕頓首

漢書集注宏後漢紀二十四後漢鮮卑傳通典一百九十六

宗廟迭毀議

左中郎將臣邕議曰爲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卽世輒立一廟不止于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孝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已功德茂盛尊崇廟稱爲宗不毀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初孝宣尊崇孝武時中正大臣夏侯勝等猶執異議欲出世宗不應爲宗至孝成皇帝時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謂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慎不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

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蒸蒸仁恩凍
大海內賴祉廟稱肅宗比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已下政事多疎
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
之直故遂衍濫無有方限今聖朝尊古復禮旨求厥中誠合事宜
禮傳封儀自依家法不知國家舊有宗儀聖主賢臣所共期定欲
就六廟黜損所宗違先帝舊章未可施行臣謹案禮制七廟三昭
三穆與太祖七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曰元
帝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元帝于今朝九世已七
廟言之則非所宗親盡宜毀八月酬報可出元帝主比惠景昭成
哀平帝五年而再殷合食于太祖孝章皇帝孝安皇帝孝桓皇帝
親在三昭孝和皇帝孝順皇帝孝靈皇帝親在三穆廟親未盡四
時常陳孝和已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已遵先典
殊異祖宗不可參竝之義今又總就一堂崇約尚省不復改作惟

主及凡筵應改而已。正數世之所關爲無窮之常典，稽禮制之舊

則，合神明之歡心，臣愚意議不足采，臣邑云云。本集袁宏後漢紀志下桂補引袁山松書

載邕議述典四十七

被州辟辭讓中屠蟠

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乎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淡，味道守真，不爲燥溼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于

邕曰齒則長

德則賢

後漢申屠蟠傳

與何進書薦邊讓

明將軍已申甫之德，當中興之隆，建上將之任，應秉國之權，妖寇作孽，震驚京師，運籌帷幄，定策居勝，先擒馬元，歸近之變，天兵致誅，充豫已清冀荆，用次雲消席捲，克厭眾心，王室已寧，萬國兆民，莫不賴祉，伏惟幕府初開博選，精英華髮，舊德竝爲元龜，成功立事，莫不畢舉，雖振鷺之集西離，濟濟之在周庭，無已或加，伏見令

史陳留邊讓字文禮天授逸才聰明賢智纂成伐柯不遠之則齟
齧夙孤不墜家訓及就學廬便就大典閒不遊戲初覽諸經見本
知義尋端極緒授者不能答其問章句不能遂其意詩書易禮先
通三業已次大義略舉眾傳篇章無術不綜心通性達割纖入冥
口辯辭長而節之已禮安詳審固守持內定非禮勿動非法不言
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眾夫寂焉莫之
能奪也使讓生于先代在唐虞則元凱之比當仲尼則顏冉之亞
豈徒世俗之凡偶兼渾是非講論而已哉才竑言行卓逸不羣階
級名位亦宜超然不以常制爲限長幼之拘若復輩從此郡選舉
非所㠭彰瓌璋之高價昭大知之絕足也傳曰函牛之鼎一旦立
之㠭烹難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
于小用固有所不宜也曷誠竊情悒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
和久在煎熬翰藏之閒願明將軍回謀守慮思垂采納就讓疾病

當親察之。更召屬缺招延表貢行狀列于王府躋之宗伯納之機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夫若召年齒爲嫌。則顏淵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不得紀治阿之功。苟能其事古今一也。密疎特表及期而行邦國。其昌邑寢疾羸匱。匍匐拜寄不敢須通。

本集後漢
邊護傳

徙朔方報楊復書

昔此徙者。故城門校尉梁伯。淮南郡太守馬季長。或至三歲。近者歲餘多得旋返。自甘罪戾。不敢慕此。

段公路
北史錄

徙朔方報羊陟書

幸得無恙。遂至徙所。自城召西。惟青紫鹽也。

同上

與故郡將子橋伯尉書

枉屈麟鸞奉計王室。

書鈔
四十

與梁伯張府君書

復惠良筆。下士所無。

書鈔
百四

與袁公書

朝夕游談從學宴飲酌麥醴燔乾魚欣欣焉樂在其中矣

書鈔一百四十一

八文選應場
百一詩注

書四首

大官令執役斯碎非文雅所使也

書鈔五十五

侍中執事相見無期惟是筆疏

文選注
作筆跡

可召當面

書鈔一百四初
學記二十一文

選陸機謝平
原內史表注

邑薄祐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居則侍坐食則比豆

御覽四百三十二

家祖居常言客有三當死夜半蠶時至人室家也今者一行而犯其兩

御覽八百二十五

釋誨

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

曰白通乃斟酌羣言據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曰戒厲云爾

有務世公子誨于華頤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曰仁守位曰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鞭之誨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今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續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文選嵇康幽情詩注引此二語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祈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墜六合之穢懸清宇宙之埃

塵連光芒于白日屬炎氣于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呂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于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于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慨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曠

味之利而忘明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跎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斂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濛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紇弛王塗壞太極陷君臣土崩上下瓦解于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勇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呂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僂落合縱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踏機已忘其危夫華离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棄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已芽速速方艱天夭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后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歎抱璞蓬萊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壅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已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

暑相催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
四海之殘吳隆隱天之高折絕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不泯泯
庶類含甘吮露檢六合之羣品躋之乎雍熙羣僚恭已于職司聖
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㠯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紳鴻漸盈
階振鶯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后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
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獮狁寢而吉
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攘笠竝載擐甲揚鋒不
給于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㠯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閥
子、贊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簪
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領轉圓不足㠯喻其便遠巡放屣不足㠯
睠瞞不稽謀于先生心恬澹于守高意無爲于持盈繁乎煌煌莫
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徇財夸者

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閭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駕駘于修
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
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鑿軌而驚曾
不鑒禍自知畏懼子誰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怨豈
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
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曲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
責四夫召清宇宙庸可召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燐何光
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
望舒眺矇王肅則月側匿是召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
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利用遭泰
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己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
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與籍之崇塗休息乎
仁義之淵蔽盤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召光

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閼闌
闔乘天衢擁華蓋奉皇樞納玄策于聖德宣太平于中區計合謀
從已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驛霧露不除踴躍草萊
祇見其恩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貞棄此焉如靜呂俟命不
斂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
咎也昔伯翳綜聲于鳥語葛盧辨音于鳴牛董父受氏于豢龍奚
仲供德于衡輶倕氏興政于巧工造父登御于驥驃非子享土于
善園狼瞫取右于禽囚弓父必精于筋角佽非明勇于赴流壽王
創基于格五東方要幸于談優上官効力于執蓋弘羊據相干運
籌僕不能參跡于若人故抱璞而優遊于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
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予心兮浸太清滌穢濁
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
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本集後漢蔡邕傳
藝文類聚二十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七十三終

全後漢文卷七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蔡邕

六

陳留太守行縣頌

序

府君勸耕桑于屬縣

文選陸機吳趨行注又孔稚珪北山移文注

行小黃縣

大顥爲政建時春陽我君勸止戾茲小黃濟濟羣吏攝齊升堂乃訓乃厲示之憲方原罪曰心察獄曰情欽于刑濫惟務求輕有辜小罪放死從生玄化洽矣黔首用寧惟昌作領式昭德聲

鏡文類聚五十

行考城縣

曖曖玄路北至考城勸茲穡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爲國之經我君勤心德音邈成率爾苗民慎不敬聽女執伊筐男執其耕申戒羣僚務在寬平罪人赦宥剛周用情

藝文類聚五十

潁川太守王立義葬流民頌

哀此骼骭惋彼孤魂遺水爲泥逢風成塵礪吾時服葬于洛濱堂

書鈔三十九

胡廣黃瓊頌

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
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蔽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之
蒸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初踐其位赫赫三
事七佩其紱奔奔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
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召遂超哉邈猗莫參其二後漢胡廣傳
嘉平六年靈帝圖畫廣及太尉黃瓊于省內詔議郎蔡邕爲其碑注引謝承書本集外傳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引末一語顏延之皇太子釋奠會詩注引宋二語

京兆樊惠渠頌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于是乎出貨殖財

用子是乎在九土上沃爲大田多稔然而地有瘠瘠川有墾下溉灌之便形趨不至明哲君子勤業農事因高卑之宜驅自行之勢召盡水利而富國饒人自古有焉若夫西門足穀鄭國行秦李冰在蜀信臣治穰皆此道也陽陵縣東厥地衍隙土氣辛螫嘉穀不植草萊焦枯而涇水長流溉灌維首編戶齊氓庸力不供牧人之吏謀不暇給蓋常興役猶不克成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得雲勤恤民隱悉心政事苟有可召惠斯人者無聞而不行焉遂諮詢之郡吏中于政府僉召爲因其所利之事者不可已者也乃命方略大吏麴遂令五瓊揣度計慮揆程經用召事上聞副在三府司農遂取財于豪富借力于黎元樹柱累石委薪積土基跋功堅體勢強壯折湍流欵曠陂會之于新渠流水門通齋澆灌之于畎畝清流浸潤泥潦淳游曩之鹵田化爲甘壤粳黍稼穡之所入不可勝算農民熙怡悅豫且康相與謳談壇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

渠云爾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闢之我有溝澗莫或達之田疇斥鹵莫修莫治饑
饉困瘁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口口口口立我畎畝黃潦
膏凝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我壌旣營我疆斯成泯泯我
人旣富且盈爲酒爲釀蒸畀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本集載文類聚九書

十九

鈔三

祖德頌

有序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于成王太平乃洽祥瑞畢降夫豈
后德熙隆漸浸之所通也是曷易嘉積善有餘慶詩稱子孫其保
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列祖暨
于予考世載孝友重昌明德率禮莫違是曷靈祇降之休瑞免擾
聊曰昭其仁木連理已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託也
豈我童蒙孤稚所克任哉乃爲頌曰

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蒞之昌莊增崇不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圓有甘棠別幹同心墳有擾兔宅我柏林神不可誣僞不可加析薪之業復不克荷矧貪祿脫旨爲已華惟予小子豈不是欲干有先功匪榮伊辱本集藝文類聚二十

五靈頌

麟

皇矣大角降生靈獸視明禮脩麒麟來乳春秋既書爾來告就庶士子俎獲諸西狩初學記二十九

白虎

夫梁乘精白虎用生思叡信立繞于垣壝

藝文類聚九十九

焦君贊

猗歟焦君常此玄墨衡門之下栖遲偃息必之洋洋樂昌忘食鶴

鳴九皋、音亮帝側、乃徵乃用、將受袞職。昊天不弔、賢人遘厄、不惟一志、并此四國。如何空蒼、不昭斯惑、惜哉朝廷喪茲舊德、恨呂學士將何法則。藝文類聚三十

太尉陳公贊

公在百里有西產之惠、賜命方伯、分陝餘慶、餘慶伊何、兆民其懷少者是懷、老者是安、綱紀文王、文王用平、東督京輦、京輦用清、乃登三事、三事攸寧、契稷之佐、具于堯庭、今則由古、于穆誕成。

藝文類聚

俱與退趾時此疑是陳耽陳珠

赤泉侯五世像贊御覽七百五十引孫陽之述畫曰漢靈帝詔祭赤泉侯五世將相形像于省中又詔
邕爲贊仍令自書之邕又書書于時獨擅
記名
趙岐劉良蔡邕張衡並列今人不復知有蔡畫矣

正交論

聞之前訓曰：君子已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已古之交者，其義敦已正，其誓信已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嗚

之賴谷風有棄子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自此呂降彌呂陵遲或闕其始終或彊其比周是呂縉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趣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案文選應璩與曹長思書注引荀避其勢然也當是此下脫文正
舊正論云皮柯則毛落水潤則魚論卽正文論選注落一文字是呂君子慎人所呂交已審已所呂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故原其所呂來則知其所呂去見其所呂始則觀其所呂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夫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能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呂交

誨也商也寬故告之呂拒人師也褊故訓之呂容眾各從其行而
矯之至于仲尼之正教則汎愛眾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
交游曰方會友曰文可無貶也穀梁子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
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
其正而黜其邪與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
與稷竝爲粢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愆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
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
也走將從夫孤焉後漢朱穆傳論注

銘論

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
貢銘之楨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桀杆
之誠殷湯有甘誓之勒範甯有丕顯之銘武王踐阼咨于太師而
作席杌櫈杖雜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臚口書背銘之呂慎言亦

所已勸進人主，勸于令德者也。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于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冶。漢獲齊侯寶，納于槐里。此句從御覽一百六十一補獲寶鼎于美陽。仲山甫有補衮闕式百辟之功，周禮司勳凡有大功者，銘之大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

宋大夫正考父三命茲益恭，而莫悔其國。衛孔悝之父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國賴之，皆銘于鼎。晉魏頤獲秦杜回于輔

氏，銘功于景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已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碑在宗廟兩階之間。此句從陀寺碑注引補近世已來，咸銘之于碑，德非此族，不在銘典。此二語從文選頭

續漢律原志中注補引蔡邕命論一段，命當作令，乃月令論也。見卷十二

陳仲舉李元禮論

仲舉強于犯上，元禮長于接下。犯上爲難，接下爲易。仲舉爲先，元禮後矣。御覽四百四十七姚信注引陳雷蔡伯喈云

敘樂

世祖追修前業采識緝之文曰大子樂府曰黃門鼓吹

北堂書抄
九十六篇

篇引蔡邕敘樂案此卽成邊上章之樂意唯多首二語耳本傳稱邕所著百四篇有敘樂一篇卽此篇也

車駕上原陵記

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爲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其儀
慄然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殆爲可損今見
其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可易奪或曰本意云
何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間也光武卽世始葬于此明
帝嗣位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寮就
園陵而創焉尚書陛西陛爲神坐通典作尚書階
西祭設神座天子事亡如事
存之意苟先帝有孤葛之屬男女畢會王侯大夫郡國計吏各向
神坐而言庶幾先帝神魂聞之今者日月久遠後生非時人但見
其禮不知其哀已明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人在園陵初興此儀

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嘗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昔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于此也。廣曰：然子宜載之。已示學者，邕退而記焉。續漢禮儀志上注引謝承書人見袁宏後漢紀二十三通典五

連珠

道爲知者設，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辨爲知者通。書鈔九十九引蔡邕廣連珠
臣聞目瞷耳鳴，近夫小戒也。狐鳴犬嗥，家人小祆也。猶忌慎動作，
封鎖書符，已防其禍。是故天地示異，災變橫起，則人主恆恐懼而
修政。御覽四百五十九引蔡邕廣連珠

參絲之絞已，絃琴緩張則絕。御覽八百十四引蔡邕廣連珠
東鼎銘

維建寧三年秋八月丁丑，延公于玉堂前廷，乃詔曰：其昌大鴻臚喬立爲司空，再拜稽首。已讓，帝曰：儻往哉。三讓然後受命。公乃虔

恭夙夜帝采勤施八方旁作穆穆召對揚天子不顯休命越在先
民毗佐天子罔不著其股肱畢其心思式率天行式昭德音公亦
克紹厥由鑒于法罔敢不法憲于誠罔敢不誠用總是羣后保乂
帝家勳在方策民咸曰休哉惟帝念功越若來二月丁丑遷于司

徒

本集藝文類聚四十七

中鼎銘

維建寧四年春三月丁丑延公登于玉堂前廷乃制詔曰其召司
空喬立爲司徒公拜稽首曰讓帝曰俞往哉三讓然後受命公允
迪厥德宣力肆勤戰戰兢兢曰役帝事越其所曰率夫百辟媚于
天子天子曰都慎厥身修思永同寅協恭曰和天衷德則昭之追
則塞之回乃不敢不彌枉乃不敢不匡股肱之事既充三事之絲
允倣災眚作見乃引其責曰凡庶微不若彝倫不斂是惟臣之職
祇已疾告表越十日庚午記此

本集藝文類聚四十七書
鈔五十二御覽二百八

西鼎銘

維光和元年冬十二月丁巳，延公入崇德殿前，乃制詔曰：其昌光祿大夫玄爲太尉。公拜稽首曰：臣聞之，三讓莫或克。從臣不敢辭。臣大馬齒七十，可昌生，可昌死。其戮力閑私，悉心在公，昌盡爲臣之節。于時侍從陞階，與聞公之昌言者，莫不惕厲如履薄冰。旣乃碑表百代。本集

黃鉞銘

孝桓之季，罕鮮卑入塞，抄盜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追兵誅。涇衍東移，高句麗翻子百固逆謀竝發，三垂騷然，爲國憂念。西府袁喬公昔在梁州，柔遠能爾，不煩軍師，而車師克定。及在上谷，漢陽連在營郡，督力方剛，明集御眾，徵拜度遼將軍，始受旌鉞，鉦鼓之任，扞禦三垂。公昌吏士頻年在外，勤于奔命，人馬疲羸，撓鈍，請且息州營，橫發之役，昌補困憊，朝廷許之。于是儲廩豐饒，室罄不懸。

人逸馬同弓勁矢利而經用省息官有餘資執事無放散之尤簿
書有進入之勗治兵示威戎士踴躍旌旗曜日金鼓霆奮守有山
岳之固攻有必克之勢羌戎受首于西疆百固冰散于東鄰鮮卑
收迹烽燧不舉時事三年馬不帶鉞弓不受彌是用鏤石作茲鉞
鍼軍鼓陳之東階召昭公文武之勤焉銘曰

帝命將軍執茲黃鉞威靈振耀如火之烈公之蒞止羣狄斯柔齊
斧罔設介士斯休木集號文類聚六十八北堂書
鈔一百十五引此篇爲鼎銘

鼎銘

忠文朱公名樞字公叔有殷之胄微子啟召帝乙元子周武王封
諸宋召奉成湯之祀至元子啟生公子朱其孫氏焉後自沛遷于
南陽之宛遂大于宋爵位相襲烈祖尚書令肅宗之世守于臨淮
考曰實爲陳留太守乃及忠文克慎明德召紹服祖禰之遺風悉
心臣事用媚天子顯允其勤績尋綜六藝契闊馳思所召啟前惑

而覺後疑者。譽輕馬雖商假其猶病諸。初舉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獨念運際存亡之要。乃陳五事。諫謀深切。遇處昧訛。已察天象。驗應著焉。孝順晏駕。賊發江淮。時辟大將軍府。實掌其事。用拜宛陵令。非其好也。遂召疾辭。復辟大將軍。再拜博士高第。作御史。明司國憲。召齊百僚。矯枉董直。罔冒阿順。召黜其位。潛于郎中。羣公竝表。乃遷議郎。登于東觀。纂業前史。于是冀州內荒年饉。民匱而貧婪之徒乘之爲虐。錫命作牧。靜其方隅。乃據洪化。奮翼武昭。令德塞羣違。貞良者封植。殘戾者芟夷。去惡除盜。無俾比而作匿。用陷于非辜。復徵拜議郎。病免官。徵拜尚書。清一。召考其素。正直。已醉其德。出納帝命。乃無不允。雖龍作納言。山父喉舌。靡不尚之。享年六十有四。漢皇二十一世。延熹六年夏四月乙巳卒于官。天子痛悼。詔曰。制詔尚書朱穆。立節忠亮。世篤爾行。虔恪機任。守死善道。不幸而卒。朝廷閔焉。今使權謁者中郎楊賁。贈穆益州刺史印。

綏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肆其孤用作茲寶器銘載休功
俾後裔永用享祀已知其先之德

本集

酒樽銘

酒已成禮弗繼已淫德將已荒過則荒沈盈而不沖古人所箴尚
鑒茲器茂勸厥心

藝文類聚
七十三

營枕銘

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亦

藝文類聚
御覽作示

有其形哲人降鑒居

安慮慎

北堂書抄
文類聚
一百三十四
御覽
七十

七百七

槃銘

華槃就用已享嘉賓內丹其實外若玄真

御覽
五十八

銅籥銘

籥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圓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

兩之爲一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二律

隋書律歷志上審度祖李
孫云相承傳是蔡邕銅籥

女訓

舅姑若命之鼓琴必正坐操琴而奏曲若問曲名則捨琴興而對

而字從書鈔

一百九補 曰某曲坐若近則琴聲必聞若遠左右必有贊其言

者凡鼓小曲五終則止大曲三終則止無數變曲無多少尊者之聽未厭不敢早止若願望視他則曲終而後止亦無中曲而息也琴必常調尊者之前不更調張私室若近舅姑則不敢獨鼓若絕遠聲音不聞鼓之可也鼓琴之夜有姊妹之宴則可也

御覽五百七十七

女誠

禮女始行服纁縫絳也絳正色也紅紫不㠭爲襢服紺緣不㠭爲上服繪貴厚而色尚深爲其堅紗也

御覽八百十四

而今之務在奢麗志好美飾帛必薄細采必輕淺或一朝之晏再三易衣從慶移坐不因故服

書鈔未改韻本一百一十九引蔡邕所誤

誤

夫心猶首面也。是㠭甚致飾焉。面一旦不修飾，則塵垢穢之心一朝不思善，則邪惡入之人咸知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惑矣。夫面之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之不修，賢者謂之惡。愚者謂之醜，猶可賢者謂之惡，將何容焉？故覽照拭面，則思其心之潔也；傅脂，則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則思其心之鮮也；澤髮，則思其心之順也；用櫛，則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則思其心之正也；攝鬢，則思其心之整也。張華文選女史箴注御覽三百六十五四百五十九七百十四七八百二十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七十四終

全後漢文卷七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蔡邕

七

九疑山碑

巖巖九疑，嶮極于天。觸石虧谷，播建雲時。風嘉雨浸，潤下民苦。芒南土實，賴厥助建。于虞舜聖，德光明克。諾頑傲，呂孝蒸蒸。師錫帝世，堯而授徵。受終文祖，璇璣是承。泰階日平，人日有終。遂葬九疑，解體而升。登此崔嵬，託靈神仙。

藝文類聚七

光武濟陽宮碑

惟漢再受命曰世祖光武皇帝。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帝將生。考召令舍下溼開宮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歲有嘉禾一莖生九穗。長于凡禾。因爲尊諱。王

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王莽媿有神器十有八年罪成惡熟天人
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昆灘破前隊之眾殄二公之師收兵略
地經營河朔戮力戎功翼戴更始義不卽命帝位闕焉於是羣公
諸將據河洛之文協符瑞之徵僉曰麻數在帝踐祚允宜乃卽建
武元年六月乙未卽位于鄗縣之陽五成之陌祀漢配天罔失舊
物享國三十有三年方內乂安蠻夷率服巡狩泰山禪梁父皇代
之遐迹帝若之上儀因不畢舉道德餘慶延于無窮先民有言曰
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㠭虞稱嬌汭姬美周原皇天乃
眷神宮實始于此厥跡邈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可尚小臣河南
尹輦璫先祖銀艾封侯歷世卿尹受漢厚恩璫㠭商箕餘烈郡舉
孝廉爲大官丞來在濟陽願見神宮追惟桑梓襄述之義用敢作
頌

赫矣炎光爰耀其輝篤生聖皇一漢之微稽度乾則誕育靈姿黃

擊作懸。纂握天機，帝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羣凶殄夷，匡復帝載。萬國昌綏，巡于四岳。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于中皇，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本集舊文
類聚十二

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

曰：社祀之建尚矣。昔在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句龍爲后土，及其沒也，遂爲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禮建爲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戎醜攸行，于是受脹，土膏恆動。于是祈農，又班之于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自有國至于黎庶，莫不祀焉。惟斯庫上里古陽武之戶牖鄉也。秦時有池子華爲丞相，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佐高帝克定天下，爲右丞相，封曲逆侯。孝平之世，虞延爲太尉，司徒封公至廷黨中。延弟曾孫放字子卿。案延傳作子仲爲尚書令，外戚梁冀乘寵作亂，首策誅之。王室昌績，詔封都亭侯。太僕、太常、司空、昆天子而維四方，克錯其功，往烈有常。于是司監爰暨邦人，僉

呂爲宰相繼踵，咸出斯里。秦一漢三，而虞氏世焉。雖有積德餘慶，修身之致亦斯社之所相也。乃與樹碑作頌，呂示後昆。

惟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顧斯社于我兆民。明德惟馨，其慶聿彰。自嬴及漢，四輔代昌。爰我虞宗，乃世重光。元勳既立，錫茲土疆。乃公乃侯，帝載用庸。神人叶祚，且亘且長。凡我里人，盡受嘉祥。刊銘金石，永思不忘。集史記陳丞相世家索隱書

伯夷叔齊碑

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時處士平陽蘇騰字玄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已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雨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況我聖主，已洪澤之福，天尋興雲，卽降甘雨也。續漢五行志一注補

惟君之質體清良兮，借佐殷姬忠孝彰兮。委國捐辭，諒國匡兮。譏武伐紂，欲喻匡兮。時不可救，歷運蒼兮。追念先族，受命皇兮。憂懷

感□□□□今雖沒不極名字芳名魏文頌

三十七

王子喬碑

王孫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也聞其仙舊矣不知興于何代博問
道家或言潁川或言彥蒙初建斯城則有斯已傳承先民曰王氏
墓紹肩不繼荒而不嗣歷載彌年莫之能紀暨于永和之元年冬
十有二月當臘之夜墓上有哭聲其音甚哀附居者王伯聞而怪
之明則祭其墓而察焉時天洪雪下無人徑見一大鳥跡在祭祀
之處左右咸曰爲神其後有人着大冠絳單衣杖竹策立冢前呼
樵孺子尹永昌曰我王子喬也爾勿復取吾墓前樹也須臾忽然
不見時令太山萬蠹稽故老之言感精瑞之應咨訪其驗信而有
徵乃造靈廟呂休厥神于是好道之儔自遠來集或絃琴呂歌太
一或覃思已歷丹丘其疾病廼療者靜躬祈福卽獲祚若不虔恪
輒顛踣故知至德之宅兆實真人之先祖也延熹八年秋八月皇

帝遣使者奉犧牲，已致祀。祇懼之敬肅如也。國相東萊王璋，字伯儀，已爲神聖所興，必有銘表昭示後世。是已賴鄉仰伯陽之踪，關民慕尹喜之風，乃與長史邊乾訪及士隸，遂樹之立石，紀頌遺烈，俾志道者有所覽焉。

伊王君德通靈，含光耀，秉純貞，應大道，羨久榮，棄世俗，飛神形，翔雲霄，浮太清，乘螭龍，載鶴輶，戴華笠，奮金鉛，揮羽旗，曳霓旌，懼固極壽億齡，昭篤孝，念所生，歲終闋，發丹情，存墓冢，舒哀聲，遺鳥跡，覺舊城，被絳衣，垂紫纓，呼孺子，告姓名，由此悟，感佈驚，修祠宇，反凡筵，饋餚進甘香，陳時傾顧馨，明煙匪流祉，照帝庭，祐邦國，相盼民光景福耀無垠。本集水經汲水注御覽三十三引蔡邕王喬錄

京兆尹樊陵頌碑

前漢戶五萬口，有十七萬。王莽後十不存一。永初元年羌戎作虐，至光和領戶不盈四千。園陵蕃衛粢盛之供，百役出焉。民用匱乏，

不堪其事

續漢書
補引蔡邕樊陵頌
國志一注

於顯哲尹誕德孔彰膺帝休命謂篤不忘爰納忠式規悟聖皇欽崇國邑大孝允光九命車服昭示采章軒輶四牡承祀蒸嘗多士時貢繇役永息進路孔夷民文選魏都賦注作人清險棘同體諸舊兆萌蒙福惠垂無疆守臣罔極

勸文類
張六

琅邪王傳蔡朗碑

君諱朗字仲明蓋蒼頡之精眉姬稷之末胄也昔叔度文王之昭建侯于蔡以國氏焉迄于平襄周祚微缺王室遂卑齊晉交爭強楚侵陵昭侯徙于州來公族分遷氏家于園奕葉載德常歷宮尹已逮于茲君雅操明允威厲不猛履孝悌之性懷文蓺之才包洞典籍刊摘沈祕知機達要通含神契既討三五之術又采二南之業已魯詩教授生徒雲集莫不自遠並至栖遲不易其志簞食曲肱不改其樂心棲清虛之域行在玉石之間是已德行儒林智周

當代四岳稱名帝曰余聞元和案下云永興此當是建和或元嘉之誤元年徵拜博士舒演奧祕贊理闢文所立卓爾度躡雲縱其選士也抑頑錯枉進聖擢偉極遺逸于九皋揚明德于側陋拔茅召策幽滯用濟加以清敏廣平好是正直規誨之策日諫于庭忠讜著烈令聞流行聖朝召藩國貴胄先帝遺體或已繼絕襲位正于阿保未洽雅訓驕盈僭差或蹈憲理非弘直顧儒莫能匡弼蔡君審行修德進退可度遷河間中尉琅邪王傳乃從經術之方示以棐諶之威率禮莫違其國用靖雖安國之輔梁孝仲舒之相江都靡召加焉勳績既盛帝簡其功將授上位遷于紫宮賦壽不永遘此疾凶年五十八永興六年夏卒嗚呼哀哉凡百君子咨痛罔極殷懷傷悼含涕流惻如何昊天喪我師則爰勒斯銘式昭其德銘曰

天縱明哲於赫我君含弘光大玄覽孔真潛樂教思韞玉衡門雲龍感應養徒三千珠藏外耀鵠鳴聞天若時徵庸登祚王臣綜彼

前疑定此典文參佐七德俾相大灌身沒稱顯永遺令勲表行揚
名垂示後昆本集

玄文先生李休碑

玄文先生名休字子材南陽宛人也其祖李伯陽周柱下史覲衰世而遁焉其後雄俊豪傑往往崛起自戰國及漢名臣繼踵枝胄散逸其遷于宛尚矣王莽竊位漢祚中移考翼佐世祖匡復郊廟錫封茅土卿相牧守于時相逐休少已好學游心典謨既綜七經又精羣緯鉤深極奧窮覽聖旨居則玩其辭動則察其變雲物不顯必考其占故能獨見前識以先神意若古今常難疑義錯繆前人所希論後學所不覽休盡剖判剝散幽暗靡不昭爛猶發憤于目所不覩體所不聞遂登東岳觀百王遺風習容闕里以協禮衷退而講誨童冠仰焉傳傳如也郡署五官掾功曹司空胡公顯已儒譽特進大鴻臚仍優禮固請秉讓執虛辭此三命不爲利回不

全蜀文卷之三
爲義疚臨寵審已不動其守可謂純潔皓素綽有餘裕者已其於
鄉黨細行敦睦九族篤信交友不可得而詳也初娶配出後配未
字年既五十苗裔不嗣呂永壽二年夏五月乙未卒凡其親昭朋
徒臭味相與大會而葬之鼎俎之禮節文曲備時令戴君臨喪命
謚郡遭丞掾冠蓋咸屆既定而後罷焉于是故好朋友朋僉已爲仲
尼旣沒文不在茲韞櫝美玉喪莫賈之求而無繼悽爾永思乃刊
斯石懿德是丕

吁茲先生秉德恭勤天啟哲心其學孔純經緯是綜雅麗是分行
己守道匪禮不遵處約不戚聞龍不欣榮不能華威不能震天淑
厥命已讓已仁有惠云載惟邦之珍案典考論號曰玄文身沒名
彰配黔作鄰遺譽罔極丕昭億年嗚呼哀哉本集載文類取三十七

汝南周勰碑

君諱勰字巨勝陳留太守之孫光祚勳之子也君應仲乾之清靈

繼命世之期運，立懿清朗，貞厲精粹，體仁足己。長人嘉德，足己合禮，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援天心，立鉤贊，幽明已揆，時沈靜微密，淪于無內，寬裕弘博，含乎無外。巨細洪纖，罔不總也。是己實繁于華，德盈乎譽。初，己父任拜郎中，疾去官察孝廉。是時郡守梁氏外戚貴寵，非其好也。遂己病辭太守，復察孝廉，乃俯而就之。己明可否，然猶私存衡門，講誨之樂，不屑己也。又委之而旋故大將軍梁冀專國作威，海內從風。世之雄才優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顛覆者蓋呂多矣。聞君洪名，前後三辟而卒不降身。由是縉紳歸高，羣公事德。太尉司徒再辟，三辟察賢良方正，州舉孝廉，皆病不就。擾攘之際，災眚仍發。聖上詢諮，師錫策命，公車特徵。君仰瞻天象，俯效人事。世路多險，進非其時。乃託疾杜門，靜居里巷，無人跡。外庭生蓬蒿，如此者十餘年。強禦不能奪其守，王爵不能滑其慮。至延熹二年，乃更關門延賓，享宴娛樂。及秋而梁氏誅滅，十二

月君卒然則識幾知命可視于斯矣洋洋乎若德雖崇山千仞重淵百尺未足已喻其高究其深也夫三精垂耀處者有表爰在上世作者七人焉有該百行備九德齊光日月洞靈神明如君之至者與實所謂天民之秀也享年五十不登期考遐邇欷悼痛心矢圖乃相與建碑勒銘已徵休美其辭曰

厥初生民天賜之性有龐有醇有否有聖伊維周君允丁其正誕茲明德自貽哲命煥乎其文如星之布確乎不拔如山之固追踪先緒應期作度潛心大猷譚思德謨遁世無悶屢辭王寮洋洋泌巵于已逍遙蔑爾童蒙是訓是教瞻彼榮寵譬諸雲霄優哉游哉侔此弘高名振華夏光耀昆苗清風不揚德音孔昭本集

朱穆墳前方石碑

維漢二十一世延熹六年粵四月丁巳文忠公益州太守朱君名穆字公叔卒于京師其五月丙申葬于宛邑北萬歲亭之陽舊兆

域之南其孤野受顧命曰古者不崇墳不封墓祭服雖三年無不于寢今則易之吾不取也爾其無拘于俗無廢于誠野欽率遺意不敢有違封墳三板不起棟宇乃作祠堂于邑中舊南陽里備器鑄鼎銘功載德懼墳封彌久夷于平壤于是依德像緣雅則設茲方石鎮表靈域用慰其孤罔極之懷乃申詞曰

欵惟忠文時惟朱父實天生德不承洪緒彌綸典微允迪聖矩好是貞厲疾彼強禦斷剛若讐柔亦不茹仍用明夷遘難受侮帝曰休哉朕嘉乃功命汝納言胤女祖蹤父拜稽首翼翼惟恭篤棐不忘夙夜在公昊天不弔降茲殘殃不遺一父俾屏我皇我皇悼心錫詔孔傷位曰益州贈之服章用刊彝器宣昭遺光子子孫孫永

載寶藏本

太尉楊秉碑

公諱秉字叔節弘農華陰人也其先蓋周武王之穆晉唐叔之后

也。末葉昌支子食邑于楊因氏焉。周家既微，裔胄無緒。暨漢興，烈祖楊熹佐命征伐，封赤泉侯。嗣子業、紱、冕相繼。公之不考，昌忠蹇亮，弼輔孝安，登司徒太尉公承夙緒。世篤儒教，昌歐陽尚書京氏易誨授。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踰三千。初辟司空舉高第，拜侍御史，遷豫州兗州刺史。任城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尚書，出補右扶風留拜光祿大夫。遭權嬖貴盛，六年守靜外戚火燔，乃遷太僕卿。公事紬位，浹辰之間，俾位河南，憤疾豪強，見遘奸黨，用嬰疾廢。起家復拜太常，遂涉三司。沙汰虛冗，料簡貞實，抽援表達，與之同蘭芳。任鼎重從駕南巡，爲朝頤德然知權過于寵私富侔國。大臣苛察，望變復還，條表昌聞啟導上怒其時所免州牧郡守五十餘人，鑿戾是紬英才，是列善否有章。京夏清肅，在位七載，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朝廷惜焉。寵賜有加，自奉嚴敕，勤遵禮度，量材授任，當官而行，不爲義疚。疾是苛政，益固其守。

廁無宿肉器不鏤雕夙喪嬪纓妾不嬖御可謂立身無過之地正直清儉該備者矣昔仲尼有垂三戒而公克焉故能匡朝盡直獻可去奸忠侔前後聲塞宇宙非虛中純白窮達一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敷聞于下昭升于上若茲巍巍者乎于是門人學徒相與刊石樹碑表勒鴻勳讚懿德傳億年

於戲公唯岳靈天挺德翼赤精神絪綸仁哲生應台任作邦楨帝欽亮訪典刑道不忒迄有成光遐邇穆其清本集裁文類聚四十六

陳留太守胡碩碑

君諱碩字季叙交趾都尉之孫太傅安樂鄉侯少子也其先與楚同姓別封于胡邑國爲氏臻乎口漢奕世載德不替舊勲君幼有嘉表克岐克嶷不見異物習與性成孝于二親養色盡意蒸蒸雍雍雖曾閔顏萊無吕尚也總角入學治孟氏易歐陽尚書韓詩博綜古文周覽篇籍言語造次必已經綸加之行己忠儉事施順恕

公體所安爲眾共之驕吝不萌于內喜慍不形于外可謂無競伊人溫恭淑慎者也初召公在司徒除郎中宿衛十年遭叔父憂召疾自免州郡交辟皆不就後召大將軍高第拜侍御史遷諫議大夫已將軍事免官舉賢良方正不詣公車建靈元年召拜議郎納忠盡規匪懈于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是年遭疾屢上印綬詔書聽許召侍中養疾其年七月被尚書召不任應命詔使謁者劉悝督印綬卽拜陳留太守君聞使者至加朝服拖紳使者致詔君已手自繫陳辭謝恩其月二十一日遣吏奉章報謝食後還與丞相荅意氣情不是日疾遂大漸刻漏未分奄忽而卒時年四十一
天子憫悼詔使者王謙送葬召中牢具祠賜錢五萬布百匹贈殺三千斛同位畢至赴弔雲集生榮未艾沒有餘哀于是遐邇縉紳爰暨門人相與歎述君德追痛不永怛切情慘無不永懷行由已作名自人成先民旣邇賴茲頌聲嗟我明哲如何勿銘乃作辭曰

猗歟懿德令問有彰祇服其訓克構克掌孝思惟則文勗不光敦厚忠恕徵悅其良綏弱召仁不云我強爰自登輒進退召方見機而作如鴻之翔乃位常伯恪處左右兼掌虎賁禁戎允理邇茲虛竊帝用悼止俾守陳畱庶篤其祉王人旣詔景命不俟嗚呼昊天殲我英士如可贖也敦不百已哀哉永傷萬年是紀本集

君諱頤字季叡交趾都尉之孫太傅安樂侯之子也順帝時爲郎中桓帝時遭叔父憂乞疾自免荊州將軍北辟輒辭疾後召高等拜侍御史遷諫議大夫舉賢良方正病不詣公車建寧元年七月拜陳留太守病加不任應召詔使謁者劉惲卽授印綬二十一日卒詔出遣使者王謙召中牢具祠特賜錢五萬布一百匹贈穀三千斛儔類赴送遠近鱗集于是陳畱主簿高吉蔡軫等咸召郡選充備官屬來迎者三十四人奔驚跋涉願承清化逢天之威不獲延祚痛心絕望切怛永慕乃相與衰絰庭位號跳靈柩將玄申敕

修儀斃斃在疚輿服察御部引各執其職路人感愴觀者歎息蓋三綱之序與竝育曰舊奉新嗟我行人敢不自勗遂樹碑作銘曰

表令德

於藐下國瞻仰俊乂欽見我君爰綏我惠式昭績恩有勞有賴昊天不弔景命顛墜悠悠蒸黎惆悵喪氣政雖未宣古之遺愛祚祚我君習習冠蓋修誠召還曾不東邁靈魂徘徊靡所瞻逮惟其傷矣胷肝摧碎勒銘告哀傳于萬代本集文選魏都賦注引蔡邕胡六朝唐初本有此篇被題作胡億蓋誤胡廣子五長整次失名隋天次億郡舉孝廉不就次蓋爲諱郎少子碩陳留太守詳兄母夫人章氏靈表都尉夫人黃氏神誦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七十五終